

柏杨书

台湾 柏杨著

堡垒集

倚梦闲话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四·北京

倚梦闲话
堡垒集

台湾

柏杨著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倚梦闲话: 堡垒集/柏杨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4

ISBN 7-5057-0758-2

I. 倚… II. 柏… III. 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2246 号

书名	倚梦闲话——堡垒集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宏伟胶印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03 千字
版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758-2/C·56
定价	7.20 元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重印。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推出了《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两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练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局长”、“部长”、“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作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 者

1994年4月

前言

老头跟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老头都有说不完的往事，堪供回忆。柏杨先生老矣，前途有限，只剩下回忆无穷。想当年一九六〇年代，我老人家手提巨笔，叱咤风云，固一世之雄也。忽然咕咚一声，没啦；使人兴起“于今安在哉”之叹。自一九七七年，返回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咦，虽是一九六〇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〇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柏杨先生文章既如此之好，又兼如此之妙，非我一人之言，乃天下人的公言也（说此话时，气不发喘，面不改色，货真价实的窝里捧嘴脸）。不敢自秘，整理印出，以供读者老爷拜读——其实贵阁下拜读不拜读没啥关系，柏老学问，博大精深，贵阁下即令拜读，也未必拜读得懂。只要猛掏银子，狠

狠地买上一册，你就伟大定啦，幸勿自误。

柏 杨

一九八〇年代黄道吉日于台北柏杨居

序

吾友莎士比亚先生曰：“上绞架和讨老婆都是命中注定的。”这种话教人听了，实在伤心落泪。人大概一过中年，便相信命运，不是他忽然老朽，而是事实俱在，桩桩件件，分分明明，不相信不行焉。我想莎先生的太太一定不见得有啥了不起，否则他阁下不会发出这种沉重的感叹。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他的太太美丽绝伦，故意这样嚷嚷，以免别人找她的歪主意。

中国有句俗话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和基督徒“人神同工”的教义，一模一样。月下老人可能一时吃醉了酒，也可能因赌博输了钱，一气之下，把他手中的红线乱七八糟地瞎拴，看起来无人可抗。问题是，神的意思，必须靠人的行为去完成。只要有相当的智慧和勇气，即令拴好的红线，也可踢断；拴不上的红线，也可硬拴；眼看要完蛋的红线，也可用万能胶粘上一粘，粘得连锯都锯不开。

柏杨先生所研究的，便是这种智慧和勇气。附录二篇，吾友郭衣洞先生的大作，郭先生亦学问甚大之人，并刊出之，以便参考拜读。是以，已结婚的朋友，不可不看；还没有结婚的朋

友，亦不可不看；婚姻上或爱情上出了别扭，出了麻烦，出了问题，更不可不看。从前，赵普先生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今则柏杨先生以半部《堡全集》理家庭。凡因拜读《堡全集》而转祸为福，转危为安，由不舒服而舒服，由没有前途而有前途者，皆吾之功，尽管努力送红包，以表感谢可也。

是为序。

柏 杨

癸卯年春三正月于台北市柏宅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著有《中国人史纲》、《帝王之死》、《皇后之死》，并译著《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西窗随笔》、《倚梦闲话》为其两大杂文系列，文风率真、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序	(3)
爱屋不及乌	(1)
虚荣和荣誉	(9)
爱情如火	(12)
半瓶醋·火鸡型	(18)
座右之镜	(21)
月白风清之夜	(29)
庸俗是致命伤	(35)
三心牌	(38)
危险信号	(46)
消毒作用	(53)
爱情是相对的	(61)
自由恋爱	(69)

老妻少夫	(77)
傻子乎？疯子乎？	(85)
老夫少妻	(91)
为啥喜欢老家伙	(96)
公开的谋杀	(101)
越想越糊涂	(107)
刀铡陈世美	(110)
痴心女子负心汉	(115)
爱情老套	(120)
富易妻	(124)
霹雳般问题	(129)
周易夫	(134)
山阴公主万岁	(139)
危险的投资	(144)
眷属宿舍	(149)
缝刑	(154)
舌如利刀	(159)
第八大祸	(164)
订婚也好	(168)
剥掉伪装之功	(173)
最好是不	(178)
治弃妙法	(183)

压舱	(187)
亲情同样深	(192)
养育之恩	(196)
猛生瞎生	(201)
太多太早	(206)
治灾之法	(211)
人生可恋	(217)
滚到十八层地狱	(222)
爱情如作战	(228)
爹	(233)
婚姻的大敌	(237)
敬意和爱心	(241)
不被欣赏	(247)
不贞的恐怖后果	(251)
有点异样	(255)
“有限”的付出	(259)
五个问题	(266)
爱情与金钱	(276)
爱与恨的研究	郭本洞(278)
《旷野》和我	郭本洞(299)

爱屋不及乌

《纽伦堡大审》那位年高德劭的法官，曾告诉因这一影片而得金像奖的男主角曰：“你讲的都合乎逻辑，但合乎逻辑的并不都是合乎真理的。”这两句话的学问大矣，谁说文学家容易干乎，仅这两句话，那个剧作家便应被供进圣人之祠，恐怕中国目前的作家，挤不出如此这般的见解。但我们却可套之曰：“凡是真理，也不见得统统是合乎逻辑的”也。

爱情尤其如此，盖爱情和魔鬼一样，不受人人为的规律所拘束，性质异常的怪，你不承认不行。圣人曰：“爱屋及乌。”此典故在《辞海》上一查便知，但不妨再加说明：你新盖了一座房子，美奂美轮，忽然一只乌鸦先生站在屋顶上哇啦哇啦乱叫，大怒之下，能给它一个手榴弹哉？盖那准把屋顶轰垮，真是天下最大的笨蛋也。跟此同一道理的屋和乌，则是女儿和男朋友、女婿，儿子和女朋友、媳妇焉，有些岳父母公婆把女婿媳妇简直看成眼中钉，无他，一点也不逻辑，一点也不“爱屋及乌”。不但不爱屋及乌，反而爱屋恨乌，像《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先生的娘，便是一个典型，把媳妇恨得要死，非赶她走路不可，结果媳妇固赶走啦，儿子也翘了辫子。老太太听到儿子上吊消息

时，心里是啥滋味，外人不知，但我跟你敢赌一块钱，如果这里面没有爱情，而仅只是屋子和乌鸦，绝不会弄成那个下场。

爱情使人自私，柏杨先生有时听广播，有时看小说，常听到和看到一些诠释爱情的话，曰：“爱情是不自私的。”呜呼，离开自私，还有爱情乎哉？不自私的爱情，像没有躯体的人一样，有此可能乎哉？你不妨研究一下，凡是到处宣传爱情不自私的人，危险性都很庞大；千金小姐也好，风流寡妇也好，最好不要惹她，否则准有戏可瞧的。

柏杨先生最讨厌青蛙，我的幼孙却硬是喜欢，家有一箱，专供其贮蛙之用，偶忘关闭，则床上桌上，遂成了蛙老爷天下，教人怒火冲天。可是既然幼孙爱之，我们老两口只好也因而爱之。数学上有那么一个公式，甲等于乙，乙等于丙，则甲准也等于丙。于是，甲爱乙，乙爱丙，甲因之也非爱丙不可，还有比这更结实的逻辑乎？然而爱情上却不一定如此，丈夫爱太太，太太爱姘头，你总不能说丈夫也爱姘头吧。恐怕不但不爱，多半都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的邻居有一位正在读大学堂的女儿，男友如云，最近被一殷实富商包她前往美国，乃将所有户头统统斩断；有时深夜不寐，听她在门口和那些纠缠不清的男孩子们窃语，她每每哀怨曰：“你不是说你爱我乎？愿为我死乎？愿教我快乐乎？你不再理我，不再打扰我，不再爱我，成全我去美国的念头，你就是爱我，就是教我快乐啦。”我听了立刻毛骨悚然，她这一辈子如果平安无恙，真是上天特别照顾她。她的话再合逻辑不过，我想就是教逻辑学的教习都无法抬杠，可是逻辑用到爱情上，就可能使人冒出杀机。不要说男士听不进去，即令听得进去，被说得哑口无言，垂头丧气，恐怕也只是口服心不服。

爱情是自私的玩艺，只有在自私获得满足之后，才能表现

出爱情的伟大。没有自私,便没有爱情。你阁下有一女友,平常她一咳嗽你就心跳,可是上个月美国钢铁大王那位如花似玉兼腰缠万贯的女儿,非嫁你不可,专机一架,接你去纽约结婚。二十年后,你从前那位女友又有咳嗽,你的心还跳不跳乎?你至爱你的太太,而你的太太却去旅馆和别人乱搞,你又是啥想法哉?如果爱情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反正有妻大家睡,那你应哈哈一笑也。然而,这种男人,又算啥东西?

爱情不但不能转嫁,而且也没有必要的发展途径,一个科学家把氢二氧一弄到瓶子里,用不着任何甜言蜜语,结局一定是水。爱情则不然,本来你种下去的是西瓜,如果你不用培养西瓜的方法去培养,将来说不定长出来的是龇牙菜。像魏平澳先生的婚姻,当初爱得要命,经过如彼之坎坷和如彼之奋斗挣扎,才争到手的爱情,按逻辑说,还能不珍惜、不长久者乎?那个瓜子不能说不大不巨,不能说肥料不足,然而长出来的仍是龇牙菜,其中道理简直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奇妙,够我们吃惊的矣。

爱情既不是逻辑的,自然而然也不是永恒的。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永恒的东西,连石头都会氧化,连太阳都会熄灭也。可是比较起来,石头和太阳固永恒之物也,百年前太阳是太阳,百年后太阳仍是太阳,你小时候兀立在你庭院中的那块花岗石,等你老大回乡时,那花岗石包管依然存在,没啥异样。爱情恐怕不能这么的简单,吾友伊丽莎白·泰勒女士,不惜冒天下大不韪,拆散费雪先生的家庭而嫁之;魏平澳先生和纪翠绫女士,当初简直闹得天翻地覆,等于杀开一条血路,才算结成连理。这些爱情,其浓其烈,其以生死相许,就是把人类中典型的傻瓜司马衷先生从坟墓里拖出来,他都会拍胸脯保证,决不会再有什么变化。问题是,怪就怪在这里,爱情跟月球一样,

向阳的一面，固然热得要发疯，背阳的一面，却冷得硬要冻成僵尸。

不要看情侣们在一起如漆投胶，等过了两年，你再去打听一下，恐怕谁也不认识谁矣。再严重的海誓山盟都没有用，盖无论男女，在紧要关头，啥惊心动魄的话都说得出，这些话能作得了准欤？不要说在紧要关头的話作不了准，便是在正常情况下，说了都很难作准也。如果都能一一兑现，天下还有婚变哉？还有失恋哉？还有桃色新闻以饱读者的眼福哉？在美国有一个小故事，某大亨和他漂亮的女秘书打得火热，人人都知道他们不可开交，可是却忽然告吹，朋友询之，大亨曰：“那女人太厉害，她把我说爱她的话用打字机一字不漏地打下，叫我签字，那岂不要我的老命。”洋大人大概太重然诺，如果换了中国人，恐怕你叫我签字我就签字。某新郎就把新娘爱他的话当众全部录了音，新娘也照录不误，这就比洋大人胆大得多。其实，签名也好，录音也好，只可保障经济，一旦等他变心，用它敲一笔竹杠，以便再找别的户头；恐怕不能保障爱情，因爱情本质上就是多变而不稳定的，仅凭几句甜言蜜语的海誓山盟，成不了太阳和花岗石。

一个女孩子如果要嫁给一个抛弃过妻子的男人，家长亲友，每每警告之曰：“他能抛弃他太太，也就能抛弃你，他太太就是一个活榜样，你怎么执迷不悟？”一个男人如果娶一个风流女子，朋友也会警告之曰：“她把前面那个男人一状告到法院，连血都榨罄尽，你玩得过她乎？前面那个男人比你精明得多啦。”这一类的警告，有其至理存在，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从别人痛苦中吸取经验教训，那真是蠢猪。但问题却在于，如果他们说的话不关爱情，可能成为定律；不幸他们说的话竟关爱情，便没有那么科学。张三先生第一次娶玛莉小姐踢之，第二

次再娶丽沙小姐亦踢之，第三次娶海伦小姐，你敢肯定他也踢之乎？说不定恩情如蜜，终身不渝。李四小姐第一次嫁约翰先生离之，第二次嫁乔治先生亦离之，第三次嫁威伯先生，你敢肯定她也非离之不可乎？除了上帝，谁都难预料也。

纪晓岚先生在《阅微草堂笔记》上有一则记载：某一位妇人，前夫死时，她没有一点戚容，甚至还挂上红布，以示普天同庆。嫁人后过了几年，第二个丈夫也伸腿瞪眼，她阁下披麻戴孝，哀痛逾恒，截发自矢，为夫守节。别人见而奇怪曰：“你已是再嫁之人，还守啥节？何况不为第一任丈夫守节，而为第二任丈夫守节，那算啥理？”她阁下答曰：“第一任丈夫虐我打我，毫无夫妇之情，他死了我很高兴。第二任丈夫不我再嫁轻我卑我，反而爱我敬我，我自然报答他。”

呜呼，这则笔记，人人应该一读，爱情之多变和不按逻辑进行，可增一说明。他可能一向乱搞，她可能也一向乱搞，却在最后一次改邪归正，谁都不能肯定有其一必有其二，有其三必有其四。廉价小说上对此发挥最淋漓尽致，凡是背夫私奔的妻子，或是背父母私奔的女儿，铁定地都没有好下场，真是见了他娘的鬼。爱情如果那么简单，有其必然结论，可以用数学公式算出来，那叫人工受孕，不叫爱情。盖背夫私奔也好，背父母私奔也好，其结局糟不可言的固多，但异常美满亦有的是。柏杨先生说这话，不是奉劝太太小姐快点收拾铺盖，假使老妻或爱女跟野男人跑掉，我恐怕要大打出手。然而我为此言者，只在研究一下爱情的特性，以便说明很多爱情纠纷的真相，望有学问的朋友察之也。

爱情的本质是自私的，也是不合乎逻辑的，同时也是虚荣的焉。

一谈到爱情的本质是虚荣的，准有人暴跳如雷，说我对爱